

以秦至汉初简帛篆隶校正《说文》小篆析形之误*

黄文杰

中山大学中文系

提要 本文在肯定《说文解字》一书的重要价值的前提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秦至汉初简帛篆隶为主要依据,校正了《说文》小篆“局”、“徙”、“微”、“夬”、“殿”、“奪”、“奮”、“畀”、“竊”、“厄”、“愍”、“脊”、“戎”等字构形分析上的讹误,同时以秦至汉初简帛篆隶验证古今学者对“昏”、“臯”、“壑”等字的说法是否正确,说明秦至汉初简帛篆隶在校正《说文》小篆析形之误方面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 秦至汉初简帛篆隶、《说文》小篆、构形分析

秦至汉初简帛篆隶指时代属于秦(前 221 年)至汉武帝初年(以银雀山汉简的年代为下限,约前 118 年)的竹简、帛书和木牍实物资料上的文字,¹还包括在此之前的如秦武王时的青川木牍(前 309 年)和在此之后的如居延汉简等那些字体属于篆隶的文字。70 年代以来大量秦至汉初简帛篆隶的发现,为校正《说文》小篆析形之误提供了新的依据。²

《说文》小篆与秦至汉初简帛篆隶关系如何?能否用秦至汉初简帛篆隶来校正《说文》小篆析形方面的一些讹误?笔者认为,《说文》小篆继承春秋战国秦篆中的正规写法,而比春秋战国秦篆字形更趋规整匀称,但仍保留春秋战国秦篆原来的形象。秦至汉初简帛篆隶的主体也是继承春秋战国秦篆而来,既继承秦篆中的正规写法,也继承秦篆中的简率写法,结构上又篆又隶,笔画全面平直化。《说文》小篆与秦至汉初简帛篆隶同源而发展方向不同,关于这一点,不少学者已注意到。虽然从年代来看,秦至汉初简帛篆隶略早于《说文》小篆,但从形体看,《说文》小篆保留了春秋战国秦篆的写法而更加规范化,而秦至汉初简帛篆隶则是全面隶变。笔者把睡虎地秦简为代表的篆隶与《说文》小篆相对应的字形作了比较,发现两者在结构上相合的占了 80% 以上,这说明两者确是同根同源的关系。研究证明,篆隶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秦汉文字通论”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秦汉文字的整理与研究”的成果之一,蒙曾宪通先生审阅,谨致谢忱。

¹ 秦至汉初简帛篆隶主要有 16 批,包括四川青川木牍、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和木牍、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湖北江陵扬家山竹简和江陵高台木牍、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和木牍、湖北云梦龙岗秦简和木牍、湖北荆州关沮周家台秦简、湖南湘西里耶秦简牍,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和竹简、广西贵县罗泊湾简牍、安徽阜阳双古堆简牍、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湖北云梦大坟头木牍、湖北江陵凤凰山简牍、湖南沅陵虎溪山汉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截止目前为止,已发表的秦至汉初简帛篆隶字数超过 30 万,其字体介乎篆书和隶书之间,或称古隶或早期隶书。

² 《说文》小篆即许慎撰著的《说文解字》一书中的小篆,有 9000 余字,是最丰富最有系统的一份秦系文字资料。《说文解字》是汉语文字学的经典著作,然而,也有瑕疵。正如裘锡圭先生所指出的:《说文》成书于东汉中期,当时人们所写的小篆的字形,有些已有讹误;许慎对小篆的字形结构免不了有些错误的理解,这种错误理解有时也导致对篆形的篡改;《说文》成书后,屡经传抄刊刻,又造成了一些错误。因此,《说文》小篆的字形有一部分是靠不住的。参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 62 页。






不是直接从小篆脱胎产生的，小篆与篆隶是“兄弟”的关系而不是“父子”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结构上不少篆隶的形体往往比小篆更接近于先秦文字，其中有一些还保留了较早的构形形态，因而一些古文字构形上的问题，也可以从篆隶中得到合理的解释，有的甚至可以纠正《说文》小篆的讹误。因此，用秦至汉初简帛篆隶来校正《说文》小篆析形方面的一些讹误，是合理而可行的。

笔者在整理和研究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的过程中，注意到秦至汉初简帛篆隶与《说文》小篆的关系，收集了这方面的例子。本文拟在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若干例子的分析，以秦至汉初简帛篆隶校正《说文》小篆析形之误，从而说明秦至汉初简帛篆隶在校正《说文》小篆析形之误方面的重要价值。

一 秦至汉初简帛篆隶在结构上有的比《说文》小篆更接近于先秦文字，而《说文》小篆字形已讹变，可用篆隶校正《说文》小篆析形之误。例如：






1. 局

《说文·口部》：“局，促也。从口在尺下，复局之。一曰博所以行碁。象形。”

按，“从口在尺下”何以会“局促”呢？历来《说文》学家不得其解。其实，“局”字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1号简作，马王堆帛书《繆和》58行作，《汉印文字征补遗》8.5作，汉碑《苍山画像石题记》作，从尸从句，句亦声。句有屈曲之意，屈曲与局促义正相涵；古音句在见纽侯部，局在群纽屋部，见群同属牙音，侯屋阴入对转；句局二字古音极近，故局字从句，应该是会意兼声的亦声字。《说文》小篆作，以讹变后的字形分析为“从口在尺下”，是不对的。³









2. 徙

《说文·辵部》：“徙，迻也。从辵，止声。𠂔，徙或从彳。𠂔，古文徙。”

按，段玉裁因止声与徙声不合，故删去“声”字，改为“从辵止会意”。段注云：“各本有声字，非也。止在一部，徙在十六部。”其实，“徙”字睡虎地秦简《效律》19号简作，《龙岗秦简》160号作，《老子》乙本204行作，《孙臆兵法》239号作，从辵，少声，秦至汉初简帛篆隶“徙”字均从辵，少声，与包山楚简“徙”字作“从辵从尾少声”正相吻合，可以互证。《说文》小篆作，从辵，止声，“止”是“少”字讹变而成的。⁴




3. 微

《说文·人部》：“微，妙也。从人，从支，岂省声。”《说文·彳部》：“微，隐行也。从彳，微声。春秋传曰：白公其徒微之。”

按，段玉裁改“妙”为“眇”并注云：“凡古言微眇者，即今之微妙字。眇者，小也……微行而微废矣。”又云：“微训眇，微从彳，训隐行。假借通用微而微不行。”“微”字，甲骨文作（《京都》2146），从支、兕（微）声。金文形同甲骨文，如《墙盘》作。秦篆承殷周甲、金文之写法，如《石鼓文·马荐》之，又出现如《石鼓文·作原》从彳之。篆隶写法有的与秦篆同，如《为吏之道》5号简之，从彳，微声；但更多的是写作从耳，从微省，微亦声，如《老子》甲本85行之。《说文》小篆“微”作，“微”作，所从“彳”为“彳”之讹，中间多了一横，许氏析“微”为“岂省声”，乃误“𠂔”为“岂”字之省。




4. 夬

《说文·又部》：“夬，分决也。从又，中象决形。”徐锴曰：“一，物也；丨，所以决之。”

按，《包山楚简》260号作，82号“快”所从作。赵平安先生曰：“夬由○和两个部分组成，像人手指上套着一枚圆圈，是一个合体象形字。”“夬的形义应是指射箭时戴在



³ 参曾宪通：《秦至汉初简帛篆隶的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字研究》第3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⁴ 同注3。

大拇指上，用以钩弦的扳指。”⁵秦至汉初简帛篆隶“夬”字形近楚简，如《秦律十八种》157号作，《秦律杂抄》27号作。睡虎地秦简“夬”及“决”、“抉”所从夬均如是作。马王堆简帛《老子》甲本43行、《周易》4行、《天下至道谈》19号简等也如是作。而《说文》小篆作，形体已讹变。













5. 殿

《论文·爻部》：“殿，击声也。从爻，尸声。”

按，《说文》训为“击声也”，意即手拿棍子打尸，此即本义。段注云：“此字本义未见，假借为宫殿字……又假借为军后曰殿。”“殿”字，睡虎地秦简共18个，均如《秦律杂抄》19号简作，从支从尸，典声。古音殿在定母文部，典在端母文部，声音相近，故“殿”可用“典”为声符。《说文》小篆作，改为“尸”声。《玉篇·尸部》：“尸，与臀同。”“典”，《说文·丌部》分析为“从册在丌上”。“尸”所从“宀”下部即是“丌”，上部是“册”的简省之形。可见“尸”所从“宀”是“典”省变之形。









6. 奪、奮

《说文·奮部》：“奪，手持隹失之也。从又，从奮。”又：“奮，翬也。从奮在田上。詩曰：不能奮飛。”

按，奪，西周金文《奪簋》作、《奪壺》作，上部从雀、从衣。篆隶“奪”字字形同西周金文，如《秦律杂抄》37号作（睡虎地秦简“奪”字出现6例，有5例如是作），《秦律十八种》132号“奪”所从也作此形，上部从雀、从衣，同西周金文；张家山汉简和银雀山汉简的“奪”字则简省“衣”字下部之衣，如《奏谳书》224号作，《孙臚兵法》374号作等。《说文》小篆作，上部讹为从奮。与“奪”构形相关的“奮”字，如《日书》甲种32号简背面等2例作，《明君》430行作，《五十二病方》58行作，《刑德》乙本72行作，上部从雀、从衣；《孙臚兵法》408号作，简省“衣”字下部之衣。以上“奮”字上部均从雀、从衣，同西周金文。《说文》小篆作，上部讹为从奮。






7. 畀

《说文·丌部》：“畀，相付与之，约在阁上也。从丌，田声。”

按，畀，秦至汉初简帛篆隶《法律答问》195号作（睡虎地秦简此字出现10例，均如是作），《足臂十一脉灸经》20行作，《天下至道谈》20号作，下从大，与西周金文《班簋》作、《鬲比盥》作、《永壺》作同，而与《说文》小篆作异。后者下从丌，同《三体石经·多士》所从。“丌”是“大”讹变之形。《说文》小篆“異”同属于这一类，所从“丌”由“大”讹变而来。⁶

8. 竊

《说文·米部》：“竊，盗自中出曰竊。从穴，从米，离廿皆声。廿，古文疾。离，古文僕。”

按，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云：“此一字而兼用离廿二声，六书所少有。戴氏侗云，从穴糲声，万之首讹为廿，似是也。”《群经正字》：“今经典省廿作竊，汉碑多如此。”竊，篆隶《经法》12行作，《战国纵横家书》51行作，从宀，糲声。赵平安先生曰：“离”字《老子》甲本143行从艸作，《五行》334行又作，知“竊”中的“廿”由“艸”演变而来，“离”由“禺”演变而来，字本从宀从米，离声，离为蝎的象形。⁷笔者认为，从秦至汉初简帛篆隶的写法看，此字似可分析为从宀，糲声。小篆字形作，已是讹变之形。



















⁵ 参赵平安：《〈说文〉小篆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1页。

⁶ 参裘锡圭：《“畀”字补释》，《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第90-92页。

⁷ 参刘钊：《〈说文解字〉匡谬（四则）》，载《说文解字研究》第1辑，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赵平安：《〈说文〉小篆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9页。
















9. 厄

《说文·卩部》：“厄，科厄，木节也。从卩，厂声。”徐铉等曰：“厂非声。”

按，厄，周代金文《录伯簋》作，《毛公盾鼎》作，《鞀》作。孙诒让曰：“当为軛原始象形字。盖古乘车兵车并以车軛持衡，衡著两軛，以扼两服马颈，上从一以象衡，中从以象軛，下从以象軛，其义甚精。”⁸金文“厄”正像车軛之形。“厄”是“軛”字初文。《诗经·大雅·韩奕》“儻革金厄”，《法律答问》179号“以火炎其衡厄”，正用厄字本义。秦至汉初简帛篆隶字形承西周和春秋金文之写法，如《法律答问》179号作，《孙臆兵法》341、409号作；“扼”，《语书》11号作；“𪔐”，《秦律》60号作，睡虎地秦简凡“厄”均作“”形，没有例外。战国秦篆似未见“厄”及从“厄”之字。《说文》小篆将象形文分解为“户”、“乙”而成为形声字，“厄”作，“扼”作，“𪔐”作，“厄”多作形。乃之讹形。










10. 恩

《说文·囟部》：“恩，多遽恩恩也。从心、囟，囟亦声。”

按，恩，西周晚期金文均作“心”上加一点形，如《克鼎》作、《毛公盾鼎》作等。秦至汉初简帛篆隶字形承西周晚期金文之写法，如《日书》甲种158号简背面作，《五行》183行作；“葱”，《秦律十八种》179号作，《十六经》123行下作，《十问》35、40、79号作；“總”，《秦律》54号作；“窻”，《五十二病方》197行作，《守法守令等十三篇》825号作等。有的“心”上的点变为小横，如《相马经》18行下之（葱）和《十问》20号简之（葱）所从。裘锡圭先生指出：“秦简、汉印和西汉前期简帛上的‘恩’字（多见于‘葱’‘聪’等字偏旁），尤多袭周人之旧，作‘心’上加一点形。”⁹战国秦篆和《说文》小篆均未见“心”上加一点（或一小横）之“恩”。《说文》小篆作。容庚先生《金文编》指出“囟当是之变形”。¹⁰这是符合事实的。葱字《武威汉代医简》64号作，可见，恩是汉代出现的写法。¹¹







11. 脊

《说文·夨部》：“脊，背吕也。从夨，从肉。”又：“脊，背吕也。象肋肋也。”

按，秦至汉初简帛篆隶《法律答问》75号作（《日书》甲种816号简背面、《足臂十一脉灸经》14行、《战国纵横家书》67行“脊”字结构同），所从作。脊构形较为特殊，学者有不同的分析。或认为脊是从肉、束声的形声字。¹²或认为脊是在其象形初文的基础上，为了表意明显而加注“肉”旁而成，应分析为从从，亦声。¹³两说似以后者为优。《说文》小篆作，所从作。脊是的讹变之形。

12. 戎

《说文·戈部》：“戎，兵也。从戈，从甲。”

按，段注云：“《金部》曰‘皐者，甲也。’甲亦兵之类，故从戈、甲会意。”甲骨文作（《前》8.11.3），金文《不𡇗簋》作，《峰山刻石》作，秦至汉初简帛篆隶《明君》431行作、《经法》26行作，从甲骨文、秦篆到篆隶，“戎”字都从戈、从会兵戎之意。

⁸ 孙诒让：《名原》，齐鲁书社，1986年，第26页。

⁹ 裘锡圭：《说字小记》，《北京师院学报》1988年第2期；《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第643页。

¹⁰ 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692页。

¹¹ 参赵平安：《〈说文〉小篆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0页。

¹² 刘钊：《〈说文解字〉匡谬（四则）》，《说文解字研究》第1辑，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54、355页；黄德宽：《古文字考释二题》，《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76、277页。

¹³ 杨泽生：《谈出土秦汉文字“脊”和“责”的构形》，《古文字研究》第24辑，中华书局，2002年。

“十”乃“𠄎(𠄎,像盾牌)”简化之形,它与“戈”组成“戎”字,表示“戎”是与戈和盾有关的一个字。《说文》小篆此字误作𠄎,分析为“从戈从甲”,乃误“戎”所从之“十”为“甲”。¹⁴

二 秦至汉初简帛篆隶有的可用于验证古今学者说法之正误,判断许慎对《说文》小篆字形之说解是否正确。例如:

1. 昏

《说文·日部》:“昏,日冥也。从日,氏省。氏者,下也。一曰民声。”

按,段注云:“一曰民声”四字“盖浅人所增,非许本书,宜删”。王贵元先生指出:“帛书正如《说文》所说从民声。段注以为《说文》‘一曰民声’四字‘盖浅人所增’,非是。”¹⁵这一问题可通过对“氏”与“民”两字字形的辨异来确认。秦至汉初简帛篆隶“氏”与“民”两字字形相近,把“氏”字的形例加以归纳,其构形大体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氏”字写作𠄎(《五行》184行),是隶变后常见的写法;第二类形体有了较明显的变化,即“氏”字的第一笔向上弯曲延伸而作𠄎(《编年记》25号),是“氏”字增繁的写法。这一写法与本时期“民”字的简省的写法作𠄎(《老子》甲本32行)相近。“民”字简省的写法是字的左上留下缺口,“民”字的常见写法是字的左上不留缺口,如𠄎(《法律答问》157号)。¹⁶王贵元先生所举例子是:《春秋事语》95行:“亲问容𠄎,生口无匿也。”《称》154行:“日为明,月为晦。𠄎而休,明而起。”其中两个“昏”字所从可看作“民”。从“氏”与“民”字形的辨别及王贵元先生所举例子两个“昏”字的构形来看,《说文》“一曰民声”之说可以成立,段注以为《说文》“一曰民声”四字“盖浅人所增”是不符合事实的。

2. 皐

《说文·辛部》:“皐,犯法也。从辛,从自。言皐人蹙鼻苦辛之忧。秦以皐似皇字,改为罪。”《说文·网部》:“罪,捕鱼竹网。从网、非。秦以罪为皐字。”

按,段注“罪”字云:“始皇以皐字似皇,乃改为罪。”睡虎地秦简都作𠄎(《秦律十八种》175号等),龙岗秦简都作𠄎(《龙岗秦简》222号等)。睡虎地秦简的书写年代为秦昭王51年(前256年)至秦始皇30年(前217年),龙岗秦简的书写年代为秦始皇27年(前220年)至秦二世3年(前207年),龙岗秦简书写年代稍晚於睡虎地秦简。依许、段之论,“皐”训犯罪,“罪”本为捕鱼竹网,自秦以来借“罪”为“皐”。验之于秦简,许、段之说是正确的。

3. 埜

《说文·里部》:“野,郊外也。从里,予声。埜,古文野,从里省,从林。”

按,野,甲骨文、金文均作埜,从土、从林。《说文》古文作𠄎,许慎析为“从里省从林”。罗振玉云:“《说文解字》野,从里,予声。古文作埜,从里省,从林,则许书之古文亦当作埜,不从予声。许于古文下并不言予声也。今增予者,殆后人传写之失。许书字本不误而为后人写失者多矣。《玉篇》埜(林部)埜(土部)并注古文野,殆埜为顾氏原文,所见许书尚不误,埜则宋重修时所增也。”¹⁷查《睡虎地秦墓竹简》此字共出现14例,除《日书》甲种32号作𠄎外,余13例均如《日书》乙种178号作𠄎,《天文气象杂占》此字也作𠄎,均与《说文》古文相合,而与《峰山刻石》等作𠄎、《说文》小篆作𠄎异。这说明战国晚期“野”字已作埜,上列诸字皆以“予”为声旁,可断从予并非宋重修时所增,罗说非是。《说文》小篆“野”与《汉印文字征》13.12、《白石神君碑》之“野”结构相同,是汉代才出现的写法。

¹⁴ 参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2页。

¹⁵ 王贵元:《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4页。

¹⁶ 参拙文《氏民辨》,《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

¹⁷ 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第8页。收入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第七册《甲骨文考释·文字考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4页。

上文第一部分通过“局”、“徙”、“微”、“夬”、“殿”、“奪”、“奮”、“界”、“竊”、“厄”、“恩”、“脊”、“戎”等字的分析,指出秦至汉初简帛篆隶在结构上有的比《说文》小篆更接近于先秦文字,《说文》小篆一些字形之讹误,可用秦至汉初简帛篆隶校正之;第二部分通过“昏”、“臯”、“壘”等字的分析,用秦至汉初简帛篆隶验证古今学者对《说文》小篆字形说解之正误,判断许慎对这些《说文》小篆字形之说解是否正确。从本文所述可见,篆隶与《说文》小篆结构上存在的不一致现象,常可以从《说文》小篆形讹方面找到原因。但是,从总的来看,两者结构相左的现象,并不影响我们关于《说文》小篆与秦汉篆隶源于同一血统的结论。

我们指出《说文》小篆字形的一些错误,并不是想贬低它的价值。《说文》是最重要的一部文字学著作,要研究汉字的结构和历史,是离不开《说文》的。但是,过于迷信《说文》,也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重视秦至汉初简帛篆隶在校正《说文》小篆析形之误方面的重要价值,尽量利用篆隶来校正《说文》小篆,使它能更好地为我们所用。

参考文献

- 陈松长. 2001. 《马王堆简帛文字编》:《缪和》。北京:文物出版社。
- 傅举有、陈松长. 1992. 《马王堆汉墓文物》:《周易》、《刑德》乙本、《天文气象杂占》。长沙:湖南出版社。
-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 1980. 《马王堆汉墓帛书[壹]》:《老子》甲本、《五行》、《明君》、《老子》乙本、《经法》、《十六经》、《称》。北京:文物出版社。
- 汉语大字典字形组. 1985. 《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
- 黄德宽. 1996. 〈古文字考释二题〉,《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 黄文杰. 1998. 〈氏民辨〉,《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 刘钊. 1991. 〈《说文解字》匡谬(四则)〉,《说文解字研究》1。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 罗振玉. 2001. 〈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宋镇豪、段志洪编:《甲骨文献集成》第七册《甲骨文考释·文字考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 1983. 《马王堆汉墓帛书[叁]》:《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
-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 1985. 《马王堆汉墓帛书[肆]》:《足臂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十问》、《天下至道谈》。北京:文物出版社。
- 裘锡圭. 1992. 〈“界”字补释〉,《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
- 裘锡圭. 1988. 〈说字小记〉,《北京师院学报》2; 1992. 《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
- 裘锡圭. 1988. 《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
- 容庚. 1985. 《金文编》。北京:中华书局。
-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1990. 《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为吏之道》、《日书》甲种、《日书》乙种。北京:文物出版社。
- 孙诒让. 1986. 《名原》。山东:齐鲁书社。
- 王贵元. 1999. 《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 许慎. 1963. 《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
- 杨泽生. 2002. 〈谈出土秦汉文字“脊”和“贲”的构形〉,《古文字研究》24。北京:中华书局。
-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1985. 《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兵法》、《孙臆兵法》、《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北京:文物出版社。
- 曾宪通. 2002. 〈秦至汉初简帛篆隶的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字研究》3。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 赵平安. 1999. 《〈说文〉小篆研究》。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 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1. 《龙岗秦简》。北京:中华书局。

Correcting Some Mistake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Xiao Zhuan* in the *Shuowen* by the Study of the *Zhuanwen* 篆文 and *Lishu* 隸書 in the Bamboo Slips and Silk Manuscripts from the Qin to Early Han Dynasty

Huang Wenjie

Abstract Despite the importance of the *Shuowen*, this paper corrects some mistake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xiaozhuan* 小篆 structure in the *Shuowen*, such as 局, 徙, 微, 夬, 殿, 奪, 奮, 畀, 竊, 厄, 恩, 脊, 戎, in the light of research results of bamboo slips and silk manuscripts from the Qin to Early Han dynasty. Controversies over the interpretations of 昏, 鼻, and 壘 are then settled. All these show that Chinese characters in bamboo slips and silk manuscrip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rrecting the mistake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xiaozhuan* in the *Shuowen*.

Keywords *zhuanwen* and *lishu* in bamboo slips and silk manuscripts from the Qin to Early Han dynasty, *xiaozhuan* in the *Shuowen*, analysis of Chinese character structures